

记者 李静 王开智

海浪将我拥起

坐在小方桌前，韩仕梅正在练习签名。她穿了一条黑色长裙，褪掉了曾经穿着红色外套站在演讲台上的那份窘迫。

9月初，韩仕梅将在北京举行新书签售会，出版社编辑提醒她要练习签名。韩仕梅对照着从网上搜到的艺术字签名，一笔一画地描，“写了一千遍了，还是不满意”。

在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薛岗村生活了半辈子的农妇出诗集，这是连韩仕梅自己都没敢想的事情。

2020年4月，韩仕梅开始在社交平台写诗。2021年，北京一家图书发行公司的张编辑联系她，想给她出诗集。“咋可能的事儿！”韩仕梅以为是个玩笑。后来，又有几家出版社联系韩仕梅。“我觉得我写得不好，肯定出不了书。”韩仕梅动了念头，却不敢抱有希望。

一直到2023年2月，张编辑告诉韩仕梅，让她整理一下诗歌准备出诗集。韩仕梅便让大学放寒假的侄子帮忙整理了300首诗。经过筛选，诗集共收录150首诗。

收到图书发行公司的合同，韩仕梅正在村里工厂食堂上班，手里择着菜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落。“我哭了半天，又兴奋又难过，这么多年的心酸都涌出来了。”谈起来，她眼眶又红了。

诗集的名字叫“海浪将我拥起”，这源于韩仕梅的一首诗。那首诗是在她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写下的。当时儿子婚姻失败，她想到自己的婚姻也残破不堪，痛苦就如同坠石压在心底，她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幸运的是，她那时候已经被很多人关注，“我把鼓励我的人比作海浪。我已不再沉睡，海浪将我拥起，我奋力走出雾霾，看到了清晨的暖阳”。

爬出那张纸

韩仕梅出诗集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村里人过去以为“这个女人疯了”，现在觉得她了不起。韩仕梅说，对她出书最漠然的人，是丈夫王中明，“他像木头一样”。

韩仕梅告诉记者，最近，丈夫又紧紧盯着她的一切动向。晚上，王中明趁韩仕梅睡着后，拿走她的手机，关掉网络链接，结果被韩仕梅“逮住”，又是一顿闹腾，“老头子一闹，我就心凉”。

韩仕梅说，这场“包办婚姻”，是她这辈子最大的苦难。2021年，她想离婚，甚至到了和王中明“对簿公堂”的地步。在法庭上，王中明哭了，韩仕梅有些心软，可这并不足以改变她离婚的想法。真正让她决定“牺牲”的原因是——儿子还没结婚，女儿正要高考。

采访时，韩仕梅特意对着镜子梳了梳头发。韩仕梅记得很清楚，2021年12月30日，她理了生平最短的头发。“因为很痛苦，所以很难忘掉那个日子。”那段时间，王中明怕韩仕梅跑了，韩仕梅一气之下决定理短发。于是，干理发师的丈夫在家里拿推子给韩仕梅理了头发。看到那头扎眼的短发，韩仕梅忍不住哭了好几次。

最近王中明不去镇上摆摊理发了，他到了辣酱厂打工，晚上11点多才回家。韩仕梅劝他不要去，“弄辣椒很呛人，工作时间又长”。王中明总是“一根筋”，无法沟通。矛盾，在这个家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。

韩仕梅满腹委屈：“我想爬出婚姻那张纸，让灵魂得到自由，得到一丝丝喘息。”

儿子今年30岁，第一次婚姻失败后，至今还没有结婚。他原本在广州一家电子厂工作，最近一段时间回到了老家。7月底，韩仕梅干脆辞掉在工厂食堂做饭的工作，在家张罗儿子相亲的事情。“屋里一摊子，外面一摊子，心里烦得很。看着儿子没娶媳妇，我都睡不着觉。”韩仕梅也知道不能操之过急，她希望孩子找到合心意的

闭塞的灵魂终于寻得一方净土

『田埂诗人』韩仕梅52岁出版人生第一本诗集

52岁这年，韩仕梅出版了人生第一本诗集。

这本诗集收录了150首诗，是韩仕梅在灶台边，在田埂间，在水泥墙上写下的。在韩仕梅的故事里，她曾两次引发关注，第一次是因为写诗，第二次是因为起诉离婚。这些年，韩仕梅想爬出婚姻那张纸，却总被羁绊着。于是，她拿起笔在那纸上用力写满了诗。



韩仕梅在水泥墙上写诗。

人，不想他们重蹈自己的覆辙。

换一种活法

写诗以后，韩仕梅感觉换了一种活法。

她数了数，这几年去过山东青岛、四川成都，还去了三次北京。“过去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，也没有看过那山那水，现在看到了外面的世界。”

网络也进入韩仕梅的生活。她家在村子外盖的房子，距离村子500多米，但她平时并不回村。大多数时候，她就在家拿着手机，写诗，对诗。她找到了“出口”，内心积压的情绪和没有完成的心愿，都用文字表达出来。

韩仕梅走红后，很多人不远千里寻来。有学生找她拍纪录片，有媒体联系她采访，还有大学教授过来跟她交流诗歌。韩仕梅也闹不清自己走红的原因，她觉得，“可能我的经历能触动他们，能触碰他们的灵魂。”

她给记者读了一首最近刚写的诗：“我把岁月折叠，藏在我额头上的皱褶里，也会刻在我的墓碑里。”有个河北的女孩给韩仕梅留言，看完这首诗就哭了。

与她交流最多的是诗友，还有与她有类似经历的女性。韩仕梅总会鼓励她们，“要好好爱自己”。女儿说，你不如做个情感主播。韩仕梅哈哈大笑。其实，一开始接受记者采访时，韩仕梅讲到过去的经历，总会痛哭流涕。后来，韩仕梅再讲起来就多了一份豁然，“现在把哭的神经赶走了”。

韩仕梅觉得，写诗让她从“泥淖里”走了出来。“我找到了救命稻草，也想给她们递上一根救命稻草。”

尘埃里的光

对于诗人这个身份，韩仕梅笑

了，“我和诗人还差十万八千里。”

韩仕梅写诗，曾经一度遭遇质疑。有人说她写的不是诗，有人说她炒作。还有老师教她格律韵律，韩仕梅就天天背“平平仄仄仄仄平”，但往往背第二首诗的时候，就忘了第一首。后来，她索性不讲究这些了，继续随心所欲地写。

韩仕梅觉得自己像尘埃里的光，写诗让这微弱的光亮了。如今，韩仕梅手里写诗的笔触越来越顺。她心情好的时候，灵感涌上心头。有一天晚上，韩仕梅睡不着，拿起床头的本子写了8首诗。

韩仕梅还有两个梦：一个是摆脱这段苟延残喘的婚姻，一个是继续写诗。

结婚后这几十年，生活如一地鸡毛，韩仕梅除了挣钱还账，就是挣钱还账。过去，她宁愿躲在工厂窄小的宿舍，也不愿意回到这个两层楼的家，因为那里没有人打扰。“如果当初我能自己选，我肯定选我喜欢的人来结婚。这场婚姻一开始就是错的，总不能错一辈子。”她不认命，但生活还有羁绊。韩仕梅顾虑到村里的言论，离婚就会成为异类，会被人指指点点。她还顾及孩子，这个家不是囹圄的，那么孩子的婚事会成为摆在她面前难以跨过的坎儿。

至于诗，韩仕梅已经在准备下一本诗集。“我有个心愿，如果书能畅销，我想帮助山里的孩子。”韩仕梅初二退学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连做梦都会梦到考大学。上学，曾是她的心结。“如果当初我能继续上学，命运不会如此。”她说，“如果这些孩子有知识，就能走出大山看到外面的世界，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人毕竟来世上一趟不容易。”

拿到新书的时候，韩仕梅在家门口的核桃树下拍了一张照片。她说：“过了半生，闭塞的灵魂终于寻得一方净土。在被这个世俗吞没的尘烟里，我找到了生存的价值和活着的意义。”

评论

因写诗而走红的农妇，带给我们什么启示

韩仕梅的意外走红，带给人们的不只是诗歌的治愈力量，还有这个励志故事本身的积极意义，正如她在联合国妇女署的演讲上所说——“南阳农妇姗姗来/走出囚笼放光彩”。

走出囚笼，不再沉睡，活出理想的模样。一个农妇，也可以对生活充满浪漫化的想象，仍然有写诗做自己的权利，是这个故事带给人最积极的力量。

在她的诗作和生平中，我们可以窥见最常被忽略的农妇的内心世界，但又能与自己过往的经历共鸣。面对不合适的婚姻、被制定好的人生，韩仕梅选择“出走”、冲破世俗，寻找对抗命运的另一种可能，也指给了有更多相似经历的人一条明路。她希望所有被性别暴力对待过的人都可以反抗暴力，这何尝不是很多人的共同愿望？

一个女人要如何才能自由？英国女作

家伍尔芙给出的答案是：要有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。前者意味着经济独立，后者则意味着要有独立的思考。韩仕梅感到自己重获新生，是因为她用诗歌给自己重建了一个精神家园，有了“一间自己的房间”。

哪怕已经50多岁了，她依然说“想要一个懂我、爱我、疼我的老公”“有爱和被爱的权利”，这其实不只是对于婚姻和爱情的朴素愿望，其精神内核是一个农村妇女对自己身而为人的平等权利的追求，和对自己内心自由的充分尊重。

而她对婚姻的定义，“你疼我，我也疼你。你爱我，我也爱你，就挺幸福”，之所以受人们追捧，正是由于如今婚姻结合的考虑因素越来越复杂，而她给出了最简单纯粹的答案，在浮躁中回归了两情相悦的本义，重新提醒了婚姻的起点。

她也说，像俺们农村，我们这样的普通

妇女，无论过得不好和不开心，都不会像我这样去追求自己想要的。“不再沉睡”是她诗歌的主题，她的故事的可贵之处正是由于带来了这种觉醒的力量。

“诗可为救赎”并非言重，但更宝贵的是能从“失意”走向“诗意”，保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哪怕是在乡野田间，哪怕快要被生活的琐碎湮没。

从李子柒到韩仕梅，抑或是读《再别康桥》走红的养鸡大叔……新媒介的技术升级、短视频平台的下沉，让农村的文化传播也有了广大舞台。韩仕梅的出现，让人们听到了农村妇女的无奈，也构筑了她们被理解、被支持的通道。她的声音能被听见和肯定，也正是说明了时代在进步。

如果对生活感到迷茫，不妨读读韩仕梅的诗，也祝愿她早日走出囚笼，书写人生的新诗篇。

据光明日报